

《资本论》研究论丛

ZIBENLUNYANJIULUNCONG

第五辑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资本论》研究论丛

第五辑（上）

1980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

2791/58

编辑说明

《资本论》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资本论》的研究、教学、普及和宣传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近几年来，《资本论》的研究空前活跃，研究成果日见增多，但是散见于各种报刊上。为了适应《资本论》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们决定编印《〈资本论〉研究论丛》。

本《论丛》收录我国解放后历年发表的《资本论》研究论文，基本上采用编年法，但也适当地按专题编排，以便读者参考。从1949年至1979年发表的论文编成四册；从1980年起，将按年分册出版。由于篇幅所限，凡已汇集成专著或论文集者，均不再选录。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全貌，特在每册书后另附《资本论》研究的资料索引。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这项工作是初次尝试，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对资料的取舍和分类，难免有不妥之处，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进工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录

《资本论》的对象与方法

-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资本论》中的运用……俞明仁 (1)
- 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应用……张薰华 (30)
-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及其在《资本论》
中的运用……弓孟谦 (46)
- 浅谈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资本论》学习
札记……李建平 (58)
- 论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辩证法……王惟中 洪大璘 (71)
- 学习马克思的“具体—抽象—具体”
的科学方法……求知 (87)
-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学说的形成……商德文 (102)
-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周治平 (115)

学习《资本论》第一卷

- 关于“商品二重性”一词的质疑——学习
《资本论》札记……洪大璘 (128)
- 商品使用价值是个历史范畴……刘家声 (135)
- 价值不是商品经济特有的范畴……张云德 (140)
- 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论概述……骆耕漠 (145)
- 对商品和劳动二重性问题的探讨……王干一 (181)
- 马克思论抽象劳动……彭迪先 (194)

劳动价值学说的由来和发展·····	詹君仲 (207)
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讨·····	张 旻 (239)
试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习《资本论》 的体会·····	王荣庚 (247)
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读 《资本论》札记·····	陈 征 (258)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	朱绍文 (268)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 的矛盾吗？——与张薰华、洪远朋同志 商榷·····	侯 征 (306)
论生产劳动的要素及其产品——“《资本论》研究” 评述之一·····	薛志贤 (312)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贫困和劳动折磨 “成正比”和“成反比”问题——读《资本论》 札记·····	奚兆永 (323)
区分劳动力和劳动两个范畴对《资本论》 结构的重要意义·····	田 光 (333)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在《资本论》中的运用

俞明仁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巨著，同时也是光彩耀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宝藏。我们不仅从《资本论》中学习政治经济学，还应该努力钻研和发掘它的深邃的哲学思想。《资本论》包含的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运用自己的哲学武器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展开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灵魂，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我们结合着学习政治经济学来学习哲学，当能收到丰硕的果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批判地改造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飞跃。《资本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好的教科书。

《资本论》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他的成就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许，被称作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当马克思已经接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

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到科学共产主义者并写作《资本论》的时候，黑格尔的名字正受一班平庸浅薄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奚落。马克思从被视同粪堆的黑格尔哲学中拣出晶莹的珍珠——辩证法。《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页）

黑格尔尽管天才地猜测到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要是原封不动地将他的辩证法接受过来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工具，是不可能洞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得出科学的阶级斗争结论的。必须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第一，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错误是头脚倒立。他歪曲了思维 and 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黑格尔把绝对观念视作第一性的东西，它被描写成宇宙发展的开端和归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就变成无非是概念自身的演变过程，近乎逻辑游戏了。黑格尔不是从事物的辩证发展抽象出思维的辩证法，而是倒过来从思维的辩证法推演出事物的辩证发展。固然，任何科学都要应用逻辑。但黑格尔不是从事物发展引出逻辑形式，而是从逻辑形式引出事物发展。在他那里，事物发展服从逻辑形式；逻辑形式怎样，事物发展便应该是怎样。

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对于它的

本末倒置和神秘外衣，非进行改造不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同上，第二十四页）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研究方法时，他是把历史作为本源的、第一性的东西。逻辑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是摆脱了历史上起纷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通常是曲折前进的，它的发展进程往往被许多复杂纷纭的偶然事件所打断，而不可能以逻辑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若要紧紧把握历史进程的主线，则这根主线便不会漫无秩序，它是循规律发展并构成逻辑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实际上也就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一致。主观辩证法（逻辑的）把客观辩证法（历史的）提高一步；它去掉偶然的東西，抓住必然的东西，从现象上升到了本质。因此，当人们的认识上升到逻辑形式时，与其说离开现实，不如说是更接近现实了。

例如，拿《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来说，马克思先分析商品的二因素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交换的发展产生了货币，货币的各种职能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接着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和资本的运动。“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

着一部世界史。”（同上，第一九三页）我们当然不需要将全部世界史加以描述，而只要抓住转变过程的本质就行了。

货币向资本的演变，用公式表现出来就是，由商品——货币——商品的公式变成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的公式。后者作为产业资本的运动公式，并不是简单地从前者演绎出来，决不是什么逻辑的游戏，它是有现实内容和历史背景的。在后面的公式中，劳动力已经作为商品出现。由于劳动力的使用，使新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之间有一个差额，资本的运动带来了剩余价值，过程终了比过程开端有更多的货币。我们要把资本的产生和运动的主线画出来，那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

商品—货币—资本 < $\begin{matrix} \text{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text{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end{matrix}$ —资本积累过程

看起来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其实它并不是拍脑袋的产物或造物主的安排，它无非是现实经济运动的反映罢了。即如马克思先分析绝对剩余价值，后分析相对剩余价值来说，也是现实经济运动本来如此，并非结构顺序妥当与否的问题。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因而被资本家雇佣去做工，起初只是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并没有多大变更，关键的事情是工作日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征。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组织不断发生变化，劳动者渐渐在实质上隶属于资本了。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增加剥削，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征。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转化为资本。资本越大，带来剩余价值越多；越多

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膨胀得越迅速。马克思由剩余价值生产进而过渡到资本积累过程的论述，也是遵循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的。归根结底是现实经济运动本来如此的问题，而不是逻辑公式显得合理的问题，因为后者只能从前者概括和抽象出来。

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其哲学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为了建立一个如传统所要求那样的体系而不惜背叛自己创立的辩证方法，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据此，他把君主立宪说成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从此不能继续前进了。因此，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在实际政治方面，他主张“跟现实调和”（《法哲学原理》，序言第十三页），主张“人民与贵族的联合”（《小逻辑》，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第四十五页）。黑格尔公开声称，哲学“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法哲学原理》，序言第八页）。他作为领取国库薪俸的官方哲学家，完全受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信任，颂扬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是很自然的。并且，黑格尔把哲学看作仅仅是自我认识的手段，认为它总是来得太迟，对于现实过程是无能为力的。他借用好友歌德《浮士德》中的名言加以引伸说：“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法哲学原理》，序言第十四页）就是说，哲学只是向后看而解释世界，它不能向前看去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是彻底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终点，并且认为不只是说明世界，主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企图建立什么辉煌的最终体系，而是热衷于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研究，从中寻找革命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哲学巨著，不是什么“哲学全书”之类，而是《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极力证明：现代的生产条件是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或者说：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这样一来，现存社会制度就失掉一切由其辩护士给它描绘的最高至善的光彩了。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所以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强有力的证明。正象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页）

《资本论》批判地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他是继唯心主义黑格尔之后，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马克思由接近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哲学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人本

学的唯物主义。还在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就在一封信中不满意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四三页）。一八四五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批评费尔巴哈，“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十一页）。所以不能直接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而必须对它进行批判地改造。

第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缺乏实践的观点。它对认识的客观实体，不是从人们的实践上去把握的。这种唯物主义似乎相当纯粹，但它漠视了主观对客观的关系，实际上是把人和社会的活动抹掉了。费尔巴哈说：“自然界是光，是电，是磁，是空气，是水，是火，是地，是动物，是植物，是人，——这里说的人乃是一个无意志和不自觉而活动着的东西。”（《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五九一页）他谈到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时又说：“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象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我们身内来一般”（同上，第六三〇页）。可是，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实践，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那还谈得到什么社会科学，谈得到什么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呢？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抛弃了。辩证法不但是事物本身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同时也是主观认识客观的人们思维运动的规律。费尔巴哈既忽视了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也忽视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重大意义。他错误地把理性认识看作仅仅是将感性

接触到的分散的东西联系起来而已。“思维、精神、理性，按其内容，除了说明感觉所说明的东西而外，并未说明什么其他的东西；它不过把感觉分散地、分别地告诉我的东西，又联系地对我说明，正因为如此这种联系才被叫做理性，而且就是理性。”（《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二五二——二五三页）这样一来，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便不是上升，而是简单地综合罢了。在此，科学研究中的抽象力也就失去了地盘。

《资本论》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八页）当人们运用思维的能力，将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抛弃本质，而是深入本质；并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更接近真理。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一八一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对问题的分析常常停留在经济现象的表面，而它的庸俗学派则更是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拿剩余价值和利润来说，剩余价值是实质和本源，利润是它的现象形态。必须由现象深入本质，由感性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撇开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实现形式，先把剩余价值的实质和来源分析清楚，才能逐步地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现实，把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剥削集团的生存基础予以充分的揭露。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致恩格斯的第二封信中说：“过去的一切经济学

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十一页）。马克思还曾多次提到这是《资本论》中的“崭新的因素”和“最好的地方”之一。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亚当·斯密虽然含糊地知道劳动创造价值，大卫·李嘉图还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初步基础。既然如此，为何各部门同量资本因有机构成不同而雇佣工人的数量相差悬殊时，却依然获得大致相同的利润率呢？李嘉图学派被这块拦路石绊倒了。这还可以说是科学上的失败。而庸俗学派则不同，他们是一批信奉“无知就是充足的理由”的家伙，竟借此否定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嘴脸便毫不掩饰了。事物的现象和事物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这才给科学提出了严肃的任务。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科学岂不多余！仅仅抓住事物的外表，并且根据经验来直接判断是非，那样的科学怎么能揭示真理呢？如在人们的眼睛里总是把太阳看作绕地球转动，这怎么能符合实际呢？

马克思揭明了利润的本质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又阐述了剩余价值率向利润率的转化，以及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这些都是运用抽象力的结果。显然，马克思如果不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行改造，是不能完成分析经济形式的任务的。

第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学唯物主义，他把人作为自然的人而不是历史的人来对待，因之他说的人是抽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费尔

巴哈既然忽视了人的生产实践，因之便也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又是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页）。费尔巴哈的这个观点显然又是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人作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化身来描述的。书中出现的人都不简单地是自然的生理学上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不在于高矮、胖瘦、黑白、美丑的区别，而在于具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的区别。

《资本论》中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六〇页）用不着更多的诠释，资产阶级的姿容已跃然纸上。某个资本家尽管是位有教养的正直的人，是位慈祥的父亲或忠实的丈夫，但是作为资本家来说，他的本性是被资本决定了的，快快发财是他的快乐，丧失利润是他的痛苦，剥削工人是他的事业。马克思代表工人揭露了资本家的阶级本质：“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

（同上，第二六二页）

关于无产阶级，它无非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活机器罢了。

《资本论》中引述了英国资本家艾德蒙·波特尔的一封被称为“工厂主宣言”的信之后，指出：“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同上，第六三二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决不是作为抽象的人或“人类”存在的。工人吃饭、穿衣、结婚、生育，虽然就工人自身来说是出于生存和生殖的本能活动，但是从资本的角度看，它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因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同上，第六二八页）正因为如此，工人的个人消费，也变成了生产的消费。经过个人消费，一方面他的肉体力和精神力得到恢复；另一方面他用光了全部工资后又变成了穷乏的需要再度出卖劳动力的工人。

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它将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揭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论》中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概念的分析，是同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相一致的。这是它的严格的唯物主义。同时，它又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并将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将本质和现象、内容

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可能性总括起来；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规律和政策、理论和实际、阐述和批判交织起来，建成一座宏伟的科学大厦。而《资本论》全书则是以分析、演绎、逻辑方法；本质、内容、原因、必然性；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规律、理论的阐述为骨骼来安排的。任何一部科学著作，都必须形成一个逻辑的结构；而同时，“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三五七页）。

马克思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二六页）。正由于如此，《资本论》出版以后，对于它应用的方法有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有人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用的是英国学派的演绎法；有人叫嚷马克思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诡辩。另外也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而叙述方法是德国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比较同意的马克思自己申明《资本论》中运用的是唯物辩证法。他曾批评弗·阿·朗格，说朗格完全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因而更加不懂《资本论》中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朗格责难马克思处理材料时“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马克思回答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于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六七二页）

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